

■新作聚焦

罗伟章长篇小说《隐秘史》:

隐秘是如何唤起真相的

□张德强



在小说《隐秘史》中,主角桂平昌59岁时遭遇了件大事,险些把他的人给毁了,他在老君山某个角落的山洞里发现一具尸骨。他猜那尸骨是邻居苟军的。本来,若是报警便和他没关系了,他偏偏怕后怕后怕,嫌到镇上报警麻烦,又怕惹上嫌疑招来官司,毕竟左邻右舍里,只有他和苟军矛盾最深。于是,回家后,他瞒着妻子陈国秀去将藏尸骨的洞窟掩盖好。现在,这事儿算是真和他撇不开关系了。难道这就不是更大的麻烦?桂平昌手脚冰凉,胡言乱语,妻子先是想找端公或巫婆,末了还是跑远道去找大夫开药了。桂平昌虚弱了好一段时间,身子渐渐将息得好起来,能下地干点活儿了。陈国秀去镇上给大夫送了谢礼,顺便又给丈夫开了点药,想治他的消瘦羸弱。其实,最初开的药桂平昌就没吃,后来开的药,他也背着妻子扔到火堆里,那药在火光中一闪,不知是药被火引着还是包药的纸在烧。一开始,妻子也想过请端公治病,她心里隐约觉得是苟军的鬼魂作祟。

苟军是个恶人也是个混人,是从小到大一直缠着欺负桂平昌的恶邻,他把自己的倒霉不幸(没得娃娃,妻子跑了)都算到桂平昌一家头上。桂平昌两口子这辈子没少挨他的打。对于村人来说,苟军也是不好惹的角色,他蛮不讲理地占住去田地的必经之路,要下地的人就得绕路:“一条路走上三代,就成了骨骼的一部分……而现在,纹理也好,方向也好,都得修正了。”苟军可不管那个。大概十年前,传说此人去了塞拉利昂打工,从此他彻底销声匿迹。即使如此,村里的人还怕他,桂平昌夫妇仍忌惮他。他的门好锁着,他的房子虽已被败但仍在立着。小说只说到这里,你可以把它看成乡土文学或悬疑小说或心理小说,但无疑,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。

以上所述,只是小说156页之前的情节——什么坏事都要赖苟军这个混账恶人,所以他死了也是该死;死了还不放过活人,叫人觉得这家伙死得尤其活该。但这是小说明面上的故事,一个故事打算开始,总是因为现实的链条里缺少了哪根,或是多出哪根——消失快十年的苟军,以及被怀疑是他的尸骨,便是那根本来消失后又出现的链条。一切隐秘,从桂平昌到陈国秀,他们个人生活的秘密,都借此逐渐浮现出来。小说里讲:“世间之所以有秘密,就是等着人去揭示的”,较真起来,隐秘与秘密的意思,并不完全相同。秘密仿佛是老君山到底有多少个山洞,谁也不知道,隐秘则如桂平昌发现尸骨的地方,是明明有人知道却又被故意掩盖起来。

人这辈子会有意无意隐藏多少秘密?这些秘密要是全说出来,真可以写无数部“隐秘史”了。《隐秘史》与作者罗伟章的另一部作品《声音史》相关联,《声音史》里的杨浪,在《隐秘史》中也几近无声地出现,只和桂平昌说了一句话,还惹得后者疑神疑鬼了一阵。作者在扉页上写到:“这个故事打开另一扇门。这扇门里的声音,杨浪听不见。很可能,世上没有人能够听见。”这便是“隐秘”一词的人类学含义了。

切不要以为,故事发生在偏僻之地大巴山中的一个干河口村,就理所当然地认定它是传统的乡土文学。不错,小说写

到了中国到处可见的村庄的消失。年轻人全跑去大城市打工了,大概毕生都不会真的回来,村里人也渐次搬到普光镇上。小说快到结尾时,桂平昌亲切地接着白骨,为后者数着村里剩下的几个人,数来数去只有七个,连一桌酒席都凑不足。陈国秀打算抬着丈夫到山外就医时,也是凑不够强壮的人手,连最年轻的杨浪也上五十了。村庄在凋敝,村人在老去,但留下的人并不显得多么惊悚,他们对土地有依恋,他们与田土血脉相连。就像桂平昌和白骨说的:“家乡是离开家乡的人说的,劳动是不劳动的人说的。我们把劳动说成做活路,不卑贱,也不高尚,那无非就是我们的日子。”所以,小说里没有强烈的文明对比,作家也不意在呈现城乡差异的景观,或感慨、探究乡村落后和凋敝的原因。罗伟章并不是以五四以来的进步主义的视角看乡村的,在他那里,乡村就是乡村,它平静地生,自然也平静地死。小说提到几十年前川军刘存厚部在此血战,提到几千年前巴人在附近建国定都,提到那曾经繁盛的古文明。城里人孙老师看到人们把老君山的蛇捉尽了,人在生死,文明在轮回,时间长河里头,一切都沉浮着缓缓流过。当然也包括个人的隐秘。

桂平昌和陈国秀夫妇是少有的小说人物,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按部就班地结合、生娃,与邻居摩擦,与周围仅剩的村民维持着亲密又紧张的关系。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生命中的重大事件,比如不再有鱼水之好,多亏被认为属于苟军的尸骨出现,他们开始思考。这思考并不指向任何改变,仅仅是静静地回想并回忆起一切。比如对陈国秀而言,那苟军虽然消失了许多年,他留下的创口还在,“人的一辈子,就是缝缝补补的一生。苟军离开十多年里,她已经缝好了数不清的裂口和破洞,但再怎么缝,也缝不成以前的自己了。”在她身上,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清爽单纯的女孩怎么变成疲惫且善妒的妇人,又变成沉默暴躁的老妪。年轻时她信道理并且善于讲道理,爷

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时至今日,很多作家协会的老同志都会深情地记起马烽同志认真负责、平易近人的作风。1994年,马烽又一次回到山西、回到吕梁,在乡亲们中间生活、创作,终于在1998年出版了酝酿五十余年,全面反映农村社会变革,描述农民心路历程的巨著《玉龙村纪事》。

马烽同志的一生无愧于时代,无愧于人民。1992年,山西省委、省政府授予马烽“人民作家”荣誉称号,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至高的肯定。今天,纪念和缅怀马烽同志,我们要学习他矢志不渝投身党和人民的事业,在人民创造历史、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中展开个人的艺术创造,心系民族复兴伟业,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。我们要学习他高度自觉地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,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坚守人民立场,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。我们要学习他不懈探索中国作风、中国气派,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拓,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,增强人民精神力量。

马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“山药蛋派”的代表性作家,他的一生来自人民、属于人民,始终与人民、与土地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距离2004年马烽同志逝世,已经十八年了,然而直到今天,我们仍然想象着二十二岁的马烽,被乡亲们围绕着讲述《吕梁英雄传》的后续故事,直讲到东方既白、雄鸡报晓;想象着五十多岁的马烽,为了创作长征题材作品,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一条两万五千里的足迹;想象着耄耋之年的马烽,仍在贾家庄的农舍孤灯前埋头耕耘,要把峥嵘岁月的记忆留给我们。于是我们可以说,马烽同志从来没有离开过,他的精神将永远延续在一代代中国作家的血脉之中。历史奔腾不息,精神代代相传。中国文学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,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铸就新的辉煌!

(本文系2022年6月15日在马烽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上的讲话)

均图书阅读量为13.4本,较上年增加3.3本;居民日均阅读时长为67.7分钟,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的人口占比为32.5%。手机阅读成为浙江居民阅读的主要途径,受访者中通过手机进行阅读的占90.9%。全省全民阅读服务设施使用满意率为89.5%,居民对“全民阅读节”“读书日”等阅读活动充分肯定,满意率达95.9%。总的来看,人们爱读书、善读书、重读书,“书香浙江”建设取得积极成效。

“全民阅读在线”平台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打造,当天正式上线浙里办平台。平台聚焦浙江全省阅读阵地建设、阅读活动推广、阅读精准服务等业务需求,通过打造1个驾驶舱和管理端、服务端2个端口,“4+4”应用场景,4个基础数据库,推进全民阅读工作重大改革。在管理端,可一键获取浙江所有阅读阵地的公共阅读服务指数,一屏汇集各类阅读活动资源;在服务端,首屏设置浙里读书、浙里听书、共读好书、云上讲堂、品牌活动、好书推荐、你选书我买单、知识服务等8个一键触达模块,让读者尊享选书、读书、购书、听书一站式体验。(浙文)

“罗伟章并不是以五四以来的进步主义的视角看乡村的,在他那里,乡村就是乡村,它平静地生,自然也平静地死。时间长河里头,一切都沉浮着缓缓流过。当然也包括个人的隐秘。”

爷却告诉她:“理是直的,路是弯的,道理总是离日子远。”她那时候不信,后来懂了。比如她看不起私奔而来的陶玉,后来又忍不住羡慕人家。羡慕陶玉的男人吴兴贵会给她唱歌,比自己的丈夫更“浪漫”吗?小说快到尾声时,陶玉听了20多年的歌儿,终于也厌倦了。桂平昌把所谓苟军的尸骨隐藏好——“那件‘大事’只在表面上完成了。就像取土填一个大坑,却又造出另一个大坑,这另一个大坑带着新鲜的伤痕,触目惊心。”于是他生病、疯癫,渐渐也忆起从前,忆起自己怎么正派却受尽苟军欺负,忆起自己并非完全没有暗伤苟军的缘故,乃至忆起苟军的好处,最后忆起事情有些惊心动魄的真面目,这些都有待读者打开书本去探索。小说前面的叙述因此变得不可靠,整个真实世界都动摇了。桂平昌非得回到那个隐藏的山洞,与尸骨完成一次诉说,诉说自己亲见的生与死、浩荡与平静,诉说自己对生命的理解。桂平昌的反思力让他不像个刻板印象里的农民,尤其他还是个59岁的老农。桂平昌终于和尸骨倾诉完了心事,回到家,为镇上回来的妻子做好饭,妻子疲惫又絮叨地讲起镇上看到的、听到的,其中一件随口说到的事情吧,苟军回来了。

小说里出场的人物,最年轻的也过了天命之年,大多都是花甲老人了,这是个行将老去的世界。罗伟章用陌生、家常又可信的方言写出这个世界,好像在讲那可以预料到自己归期的张嬷嬷。桂平昌和魂魄最后说到那收集声音让“村子在他声音里活着”的杨浪,“但他终究是要死的……他死了,干河口就不存在了。”最终没有人打理的村落,东院、西院和老二房,都会败落萧条下去,用城里文化人孙老师的眼睛看:“萧条是世间最大的脏”,可何尝不是最大的干净,万物清零重新开始的干净。这《百年孤独》式的文明周而复始的景观,竟也在中国小说里出现了,到底是件叫人惊喜的事情吧。

■第一感受

“化学裂变”与“诗意书写”

——读纪实文学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 □王国平

天山南麓阿克苏河与台兰河之间冲击地上有过一片荒漠,“沟壑纵横,沙砾密布、盐碱严重、土质贫瘠、植被稀疏”。这个叫柯柯牙的地方,曾经每年三月到五月黄沙弥漫、浮尘蔽日,一度是阿克苏风沙危害的主要策源地。从1986年开始,阿克苏地区启动实施“柯柯牙”荒漠绿化工程,在荒滩戈壁上建成南北长25公里、东西宽4公里集生态林、经济林、防风林于一体的防风治沙“绿色长城”。董明侠、钱建军合著的纪实文学作品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(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),以文学笔触、艺术思维和真挚情感,书写了柯柯牙从荒漠变绿洲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,让边疆的这个生态英雄群体立于纸上又走入读者的心间。这是一个从历史时空延绵至今的生态故事,是从“不可能”变为“铁的事实”的人间奇迹,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生命壮举,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扎根中华大地的一个生动实践。

生态成就书写的一个关键是写好今昔对比。有对比,就有了张力。对比的程度越充分,其间蕴含的张力也就越饱满。不过,写今昔对比很容易简单化处理,仅仅抄录几个数据,匆匆交待,显得草率,只专注于现在如何好,就像是一个瀑布,没有“蓄势”,感觉就“平”了。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的作者很有耐心,用心写今天的阿克苏,也用心写昨天的阿克苏,昨天与今天的碰撞,就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了。

作者是这么描述昨天的阿克苏的:阿克苏人将沙尘暴称为黄风。黄风作妖的时候,“进家门,三桶水都洗不干净穿的一件衬衣”,这是穿,还有吃,人们在工地上想喝口热汤热水,就地轮班生火做饭。黄风捣乱,火一时点不着。好不容易点着了,锅里冒泡,揭开锅盖,里面进了一层沙,“这‘胡椒粉’撒得可一点也不小气”。住也是遭罪,饭桌上、床上、地上,都是沙尘这个不速之客的“足迹”。开车出行,“风沙里,车犹如暴风雨中海上的一叶扁舟”,风沙中混着的小石头就像来自暗处敌人放的冷枪、流弹,风停了,“车外壳已是麻麻点点,裸露出铁皮的原色——这钢铁之躯替代车主的肉身受了一番蹂躏之苦!”尽管作者没有特别强调“衣食住行”,但展现出的思路是站在人之日常的立场上,从切近生活的角度入手,写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伤害和沉痛的记忆。

整部作品包括“求生存”“求发展”“求生态”三个篇章,这“三级跳”,简练勾勒出绿化工程带来的观念变迁和思想进步。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个“牛鼻子”,抓住了这个关键,由一而三,形成强大的牵引,构建起一个健康发展的链条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柯柯牙绿化工程不再仅仅是在柯柯牙原始地貌区域范围内的绿化,而是由此

■创作谈

当我们越是走向一件事和一个人的深处,越发现“对立”或者说“矛盾”这个词,意义会流失甚至消失。换句句话说,对立似乎并不存在,它们本就是为一体的。它们互相映衬,互相解释,也互相隐藏。显现出来的部分,是否就是一件或一个人的主体性特征,真不好说。显现本身,就表明了边界和限制。边界之外呢?这是特别让小说家着迷的地方,也是《隐秘史》产生的源头。

但我真不想在这里谈论《隐秘史》这个小说,我谈我自己。算起来,我在世上已经吃喝了两万天,我向这个世界索取得够多,世界为我的付出够多,而我却很难找到自己索取的理由,更难找到世界为我付出的理由。许多个夜晚,关灯就寝的瞬间,脑子里总是横过一片苍天的天,那时候,我还是个孩子,刚出生的蝌蚪,没长毛的幼鸟,在院坝上空飞舞的蝙蝠……都在我手里挣扎过,然后死了。我不仅索取,还做过那么多丑恶而残忍的事情。这让我常常失眠。

于我想,生长或蜕变,并不能把人彻底割裂,即使你从一棵树变成了一匹马,但在你的骨头里,依然残留着树的特质,并因此接受赞赏或惩罚。所以你必须认。

就像《隐秘史》里的桂平昌,占据十多万字的篇幅,坠入人性的深渊,他在那深渊里扑腾,表面上,突破了自身的局限,收获了昂扬的生命,但实际上,他只是在其中发现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真正联系。就像我,在对自我的审视中发现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。这种联系如同树根,深扎地下,隐秘而坚韧,然而,如果没有高于地面、铺展在天子下的枝叶,再顽强的根系也会死去。桂平昌的苦恼在于,当他希望通过妥协来与世界达成和解的时候,别人并不给他这样的机会。留给他的路实在不多。如何解决,我不知道。

我只能赋予他想象。他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深渊的凝视,对阴影的打量。他本人或许深陷其中,但对写作者而言,却是为了迎进光照。“拿起世界,把它变成新的后再放回去”,这话是谁讲的,我不记得了,但这话表达了一种责任。从理论上讲,人之为人,都应该成为世界的增光者,写作者更应该。有读者和批评家说,《隐秘史》通过一起凶杀案,完成了对人性的救赎,这种解读,符合我的写作期待。在我的观念中,人如何变得更美好、更完整,是文学应该探讨的,是文学的善,也是文学的基本伦理,志向、理想之类的东西,都还用不上。

写作最困难的地方,是如何对世界始终保持惊讶和审思,而不是满足或怨恨;最奇妙的地方,是不管面对什么题材,都有处理它的权利,也都有处理好的可能。爱迪生说,发明家只需要两样东西:一堆垃圾和想象力。这话对于作家,同样适用,而且更是特别适用。

扩展到周边若干区域的绿化,以及因绿化而产生的经济效益”。也就是说,由于柯柯牙的生态状况大为改观,阿克苏成了一个更有魅力、更有吸引力的“磁场”。生态还是生态的事,还是种树护绿,不断扩充绿色的范围。但生态又不再只是生态的事,林业是民生林业,经济形态中有“林下经济”,生态也可以是生产力。以“自力更生、团结奋斗、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”为主要内容的“柯柯牙精神”,爆发出强大的能动力量。这是作者的一个发现,也使得生态成就的今昔对比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物理变化,而是深入到精神层面,探究其中的“化学裂变”。

这部作品的书写和呈现,与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这个书名本身是匹配和自洽的。当下的纪实写作,往往一味“求客观”,或者缺乏足够的艺术准备,一心陷入泥淖,满足于罗列素材,生硬表达,索然无味。作者追求以诗意书写“柯柯牙精神”,字里行间不时有情感在涌动。总体来说,作者的笔端常带感情,情感始终在线,从而使这部作品的语言是有光泽的,追求文学的格调与风华。比如说,写寒冷,可以借助数据,可以调动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甚至味觉描述现场。作者都弃而不用,转向写心里的感受,而且写得大气、有层次、有创造力,“如果说新疆的寒冷是海洋般挥之不去的无边的寒冷,阿克苏的寒冷就是大江大海奔涌着生命力的绝不退缩的寒冷,而柯柯牙的寒冷,则是深潭般的寒冷,顽强、坚定、执着,那种冷,深不可测,透着回声,那回声,将这种冷又放大了一倍。”此类见出文学功力的描述,散落在故事的讲述之中,让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时常展现出诗意的品相。

《诗意栖居柯柯牙》的作者志不纷,重在刻画人物,专心围绕人来写。写当地决策者“有朝一日,能用树把阿克苏围起来”的信念和情怀,写共产党员争当先锋、冲在前面的坚毅与果敢,写技术人员的“树痴”个性和深情大义,写参与者遭遇的困境甚至面临的生命威胁,写一个人、一个家族、一个群体对种树、对绿色的一往情深,写几代人在植树护绿这场接力赛中奔波的身影,写人们基于良好的自然生态奋努力创造美好生活……作者写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,有新疆人、上海人、山东人、四川人;写了不同职业的人,有党政部门官员、技术人员、退伍军人、个体经营者;写了不同年龄段的人,包括老中青三代;写了不同民族的同胞,坚定爱国爱疆、守边护边,携手建设美丽中国的决心和实践。他们有着各种不同,但他们都是“阿克苏人”,都是“生态人”,都是良好生态的建设者、护卫者,也是受益者,都是朝着美丽梦想奋力奔跑的中华儿女。

始终保持惊讶和审思

□罗伟章

浙江省全民阅读节启动

本报讯 6月13日,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浙江日报报业集团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同指导的2022年浙江省全民阅读节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。

今年的全民阅读节以“精神富有,读领风尚”为主题,活动内容主要包括“1+11+N”,即“一场启动仪式、11个地市读书节(月)、N个系列活动”,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,传播阅读理念,激发阅读热情,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。

启动仪式现场,《2021年浙江省居民阅读调查报告》发布,“全民阅读在线”上线,第二批浙江省“最美阅读团队”公布,“2021年度浙版好书TOP30”发布。

根据《2021年浙江省居民阅读调查报告》显示,2021年浙江省全民阅读整体呈现居民阅读状况不断改善、公共阅读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的良好局面。全省居民综合阅读率为91%;居民人